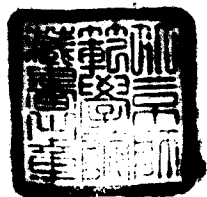


譚嗣同全集

海鹽張元濟題



20794732

794732

譚 嗣 同 全 集(增訂本)

(全 二 冊)

蔡尚思 方 行 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3⁵/₈ 印張·417 千字

1981 年 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11,000 冊

統一書號：11013·828 定價：2.10 元





譚嗣同像



湖南時務學堂總理及教習光緒戊戌春夏間合影

(自左至右：葉覺邁、譚嗣同、王史、歐榘甲、熊希齡、韓文舉、唐才常、李維格)

編 者 的 話

—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又號華相衆生、東海寰冥氏、通眉生、通眉苾芻、寥天一閣主等，湖南瀏陽人。生於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在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政變中死難。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則超於維新派其他人物之上。

譚嗣同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嗣同少從歐陽中鵠學，受正統的封建教育。但他鄙視科舉，好今文經學，甚贊龔自珍、魏源；又喜讀王夫之《船山遺書》，對自然科學尤致力探討。

譚嗣同幼年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遍遭網倫之厄”，“涵泳”封建禮教之苦，較早就“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①。一八七七年（清光緒三年），譚繼洵補甘肅鞏秦階道，嗣同曾幾次往來於直隸（今河北）、陝西、甘肅、湖南、湖北、山西、安徽、江西、江蘇等地，觀察社會風土，目覩災民流離，哀鴻遍野，感觸甚深，而有“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郭猶是，人民復非”^②之歎。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慘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深重的民族危機，使具有強烈愛國思想的譚嗣同憤感“創鉅痛深”，再不能“守文因舊”、“苟且圖存”了，因而“屏棄一切，

① 譚嗣同：《仁學自敘》。

② 譚嗣同：《三十自紀》。

專精致思”^①，倡導新政，立志變法。籌建算學館，“先小試於瀏陽”，作為“湘學之先導”。主張革除書院舊章，以崇實學；又要求改變科舉考試制度，“宜令各兼西學一門，以裨實用”，“不兼西學，雖制藝極工，概置不錄”^②。

這時，康有為等在北京、上海設立強學會，遭后黨封禁，譚嗣同不勝憤慨，痛斥“自虐其人以供外人魚肉”^③，對腐朽的清政府極表不滿。

一八九六年春，譚嗣同到了北京，和梁啟超相結識，聽到了康有為等的變法主張；也曾謁見翁同龢，“暢談洋務”^④。旋奉父命，以同知入貲為候補知府，分司浙江，遂出京到南京。他除一度赴湖北外，在南京時“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羣哲之心法”，奮臂著述，寫有《仁學》等作品。《仁學》闡發了君民關係的新觀念，說：“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君是要“為民辦事”的，臣也是“助辦民事”的，揭穿了相傳已千百年的君權神授觀念的虛假性。鮮明地指出：“天下為君主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衝決網羅，滌蕩舊俗，給予歷代封建專制制度以猛烈的抨擊。

一八九七年五月，譚嗣同與楊文會、劉聚卿、茅子貞等倡設金陵測量會，籌劃購置儀器，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並往返滬、寧，與梁啟超等商討學術，規劃天下事，還發起成立不纏足會。這年，與湖南的維新志士開辦了時務學堂，編輯出版《湘學新報》、《湘學報》積極展開維新宣傳。一八九八年二月，嗣同携眷返湘，先後在南學會講了《論中國危急》、《論今日西學與中國古學》、《論學者不當驕人》、《論全體學》等，號召“聯合衆力，官民上下，通為一氣，相維相

① 譚嗣同：《上歐陽瓣蘊師書二》。

② 譚嗣同：《乙未代龍芝生侍郎奏請變通科舉先從歲科試起摺》。

③ 譚嗣同：《上歐陽瓣蘊師書二五》。

④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繫，協心會謀”^①以圖國事。

三月七日，《湘報》創刊，譚嗣同承擔編務，手撰《湘報後敘》，大聲疾呼，要創學堂、設學會、辦報刊。同時，與唐才常等設湖南不纏足會，與熊希齡等組延年會，並在瀏陽倡建羣萌學會。

由於譚嗣同等的擘劃和努力，取得了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等的支持，在湖南推行新政，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因而與守舊派展開激烈的鬥爭。湖廣總督張之洞就以“新出《湘報》其偏尤甚”，担心“遠近傳播，必致匪人邪士，倡為亂階”而制止它發行。時務學堂教習有的動搖了，譚嗣同則昂然宣布“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其初心乎”？“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不然，則真亡種矣”^②。

六月十一日，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詔”。譚嗣同得侍讀學士徐致靖的保薦，於八月二十一日到京，以為“朝廷毅然變法，國是大有可為”，“于是益加奮勉，不顧自暇自逸”^③，被擢為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參議新政。他在新舊鬥爭日益尖銳、光緒皇帝担心“朕位幾不保”之際，主觀地去拉攏當時手握軍權的袁世凱，結果為袁世凱所出賣。瞬息之間政變突發，有人極力勸他出走，嗣同謝曰：“不有行者，誰圖將來；不有死者，誰鼓士氣”？“我國二百年來，未有為民變法流血者，流血請自嗣同始”^④。接着，與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等被執下獄，於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同時就戮，世稱“戊戌六君子”。“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慷慨赴義，年僅三十四歲。他留下了十多部著作，其中有許多積極的東西，但也滲雜了一些封建糟粕和唯心論，而他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和英勇就義的精神，給此後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是

① 譚嗣同：《論全體學》。

② 譚嗣同：《上歐陽瓣蘊師書三》。

③ 譚嗣同：《致李問書二》。

④ 《清國殉難六士傳》《知新報》第七五冊。

有着很大影響的。

二

譚嗣同在短促的一生中，所寫的論著，在他生前只刻印過《東海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四種》，即《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補遺一卷，《遠遺堂集外文》初編、續編，《石菊影廬筆識》二卷，即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丁酉金陵刊本；另有《興算學議》，為歐陽中鵠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在湖南刊印。其他撰述，都是譚嗣同死後陸續出版的。如《仁學》，從一八九九年一月起，分別在日本橫濱出版的《清議報》和上海出版的《亞東時報》上陸續發表。一九〇〇年，唐才常死難不久，有譚、唐的《瀏陽二傑遺文》出版。辛亥革命後，《秋雨年華之館叢書》在長沙出版。後來商務印書館則出版了《戊戌六君子遺集》。另有上海文明書局編的《譚嗣同全集》，和後由羣學社改版的《譚嗣同集》。此外，有上海中華圖書館出版的《譚復生文鈔》，以及與章炳麟著作合編的《章譚文鈔》等。這些刊本都只搜集了譚氏部份著作，並且校印多訛。

抗戰勝利後，因《新文化半月刊》的編務，我和蔡尚思同志常相往還，談到我國近代革命史上的許多思想家，他們的著作很多未曾輯集，多數散見於報刊上，我們就建議要為若干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編輯專集。得周建人、鄭振鐸同志的積極支持，決定先編《譚嗣同全集》。經多方努力，搜集了譚氏已刊單行本，包括影印和排印的書簡。並承顧廷龍同志的協助，提供上海合衆圖書館所藏的譚氏許多未刊手札。可是當年載有譚氏文章的報刊，如《湘報》全份，就難以覓得，只好從《湘報類纂》上轉錄譚氏的幾篇遺文。這些文章和書札，就請陳子展等同志分別整理標點。還沒有來得及嚴訂編例，詳加校勘，時已一九四八年冬，上海白色恐怖日益嚴重，這些抄稿恐難保存，即交徐伯昕同志携港，由生活書店出版。轉瞬上海解

放，我們均忙於新的工作，無暇及此。由於許多關心此書的同志催促，希望它能早日問世，這就是一九五四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的《譚嗣同全集》，其中無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缺點和漏誤。

三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我國文化事業日益發展，圖書文獻的收藏日益豐富，從而有機會看到譚嗣同著作的手稿、手札，如借到了原為張次溪先生珍藏的《秋兩年華之館叢勝書》手稿（現藏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封面上有譚氏手書“乙丁之際”和“東海寒冥氏三十以後新學第二種”字樣，足證此書寫於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間，但內容與一九一二年長沙刊本有很多不同，其中有許多篇還是從未刊載過的。又如譚嗣同的手札，在各地又陸續有所發現：如寫給張薊雲的信（藏天津歷史博物館）；寫給鄭岳生和他妻子李閏的信（藏湖南博物館）；寫給劉世珩的信（藏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寫給徐荅生的信（藏上海博物館）；寫給劉世珩的信六通，為李友梧舊藏，今存抄件；寫給唐才常的“三月十四日”一信，為唐才質舊藏，承鄧潭洲同志抄寄。這些手札、原抄的發現，對研究譚嗣同思想的演變及學術見解，均很重要。又如譚嗣同在《湘報》上發表的文章，過去只能從《湘報類纂》轉錄有限幾篇，現在可就《湘報》全帙輯集，至於譚嗣同過去發表過文章的清季其他報刊，如《時務報》、《湘學報》、《農學報》、《清議報》、《亞東時報》、《國民報》等，也都一一找到。這樣，不僅可釐正異文，且可確定各篇文章發表的時日。尤其是《仁學》為研究譚氏政治學術思想的重要著作，這次才弄清了它的版本源流及多處脫漏乖誤。

基於上述種種，深感三聯版《譚嗣同全集》，實不能滿足當前學術研究工作的需要。因此，重予編校，增訂出版，內容比前約豐四分之一。

《譚嗣同全集》增訂本和三聯版有許多不同，主要是：

一、重行編次，依據原著時序 三聯版原分四卷，卷一是論文，卷二是記敘性質的散文，卷三是書信，卷四是詩和其他韻文。當時只是按照“文章分類”，沒有考慮寫作的時序。這次增訂，凡譚嗣同生前已編專集自定稿本的，一般保持原狀。散見在報刊上的文章，以撰成或發表時間為序。手札不論已刊未刊，大體上做到各按時序輯為《書簡》。

二、增輯佚文，收集力求完備 瀏陽算學會，是甲午戰後譚嗣同組織的學術團體，它對湖南維新運動的開展起過作用。以前，我們只收了《興算學議》（《上歐陽中鵠書》），後來看到《瀏陽興算記》的稿本，內有《開創章程》、《經常章程》等，可以比較具體地瞭解這一團體的性質、內容和任務。譚嗣同書簡，除上面提到新發現的以外，還搜輯了散見其他書刊的佚札，如從狄平子《平等閣筆記》中輯出《致梁啟超書》，從中島直雄《續對支回顧錄》中輯出《致畢永年書》。還有一些初未署名的文章，經過考核，確為譚氏作品，亦予輯入。如《讀南海康工部條陳膠事摺書後》刊於《湘報》第十六號康有為奏稿前面，沒有署名；續刊《湘學報》第三十一冊，文末署“瀏陽譚嗣同跋”，足證為譚氏手筆。

三、選擇底本，判明各篇出處 在修訂時，凡是手稿、手札，都按原稿編排；如係當時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一般都按最早的印本編入；而有附語或異文的，均加校註和說明。如先在報刊上發表，然後結集的，都按原報錄入。《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最初根據北京圖書館所藏民元（一九一二年）長沙印本輯入，後來看到手稿，且多出詩文多篇，今據手稿。至於譚嗣同在《湘報》發表各文，今均據《湘報》，並註明發表月日。

四、校勘異同，探索版本源流 《仁學》一書，三聯版是按照清季在日本出版的鉛字排印本編入的。後來，我們找到了一九〇

一年的《國民報》本，續又發現《仁學》在《清議報》和《亞東時報》刊載時，兩者互有異同，似各有所本^①。經過湯志鈞同志的參校推敲，認定《仁學》撰成後，雖未即時公開印行，但曾“以示一二同志”，在他交往的朋友中，如梁啟超、宋恕、章太炎、吳雁舟都曾見過。譚嗣同在《報唐佛塵書》中曾談到《仁學》作為他“刎頸交”的唐才常也見其稿。戊戌政變以後，唐才常參加主持《亞東時報》編務，《仁學》就於這時在《亞東時報》刊出，他所根據的本子，應是稿本或他所藏的抄本；至於《清議報》本，則來自梁啟超所藏“副本”^②。後來的《國民報》本以至另外兩種鉛字排印本，都沿自梁啟超“副本”，因迭經重印，排校多誤。要使它接近原本，就得採用較為可靠者作為底本，與各本互校，比勘說明，增訂本是極力這樣做的。

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期間，文網森嚴，不僅這部增訂稿被抄去，還氣勢汹汹地說編政變人物的書就是想搞政變，並以此為罪證，真是狂吠狺狺，惟有慘遭迫害蒙受折磨而已。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這部稿子，幸從毀滅的邊緣獲得挽救，但已破損殘缺。前年，中華書局重又敦促將此書出版。時因健康尚未復，乃就商於湯志鈞同志，多承人力，助為整理，爬梳正誤，而付出了很大辛勞。

當前正是科學的春天，學術研究工作日益開展之際，為了給讀

① 《仁學》在《清議報》始刊於一八九九年一月二日；《亞東時報》始刊於一八九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一個在日本發行，一個在上海發行，不可能“轉錄”如此迅速。況且，《亞東時報》刊登雖晚，而刊畢却早，兩報所刊，內容章節又有差異，足證各有所本。詳見湯志鈞：《〈仁學〉版本探源》，《學術月刊》一九六三年第五期。

② 梁啟超：《三十自述》：“時譚復生官隱金陵，間月至上海，相遇從，連輿接席。復生著《仁學》，每成一篇，輒相商榷”。《清代學術概論》也說，《仁學》“書成，自藏其稿，而寫一副本界其友梁啟超，啟超在日本印行之，始傳於世”。《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光緒二十三年三十歲”記：“平子（宋恕）以瀏陽譚嗣同所著《仁學》見示，余怪其難雜，不甚許也。”又譚氏《致梁啟超書》：“昔雁舟先生說心法於上海”。（《平等閣筆記》卷四）《雲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貴州革命散記》、《辛亥革命回憶錄·疏黃帝魂》也都提到吳雁舟看見過《仁學》。堪證梁、宋、章、吳諸人是見到《仁學》手稿的。

者提供方便，就把本書貢獻出來。但缺錯遺漏，仍恐不少，請讀者指正，並將續有發現譚氏遺稿、書札等，隨時告知，這就更加感激不盡了。

最後，本書在增訂過程中，承天津歷史博物館、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給予熱情幫助，提供資料。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室同志認真校閱全稿，使本書錯誤得以減少。在此一併致謝！

方 行

一九七八年春初稿

一九八〇年春修訂

編 例

一、本書所輯，凡譚氏生前已編專集、自定稿本，一般保持原來面目，按照撰成或發表時間爲序；凡未經輯集的書簡，或散見書刊的論文、講義等，則另行專輯。計一、《寥天一閣文》；二、《莽蒼蒼齋詩》；三、《遠遺堂集外文》；四、《石菊影廬筆識》；五、《思緯壹壹臺短書》；六、《興算學議》；七、《秋雨年華之館叢勝書》；八、《仁學》；九、《報章文輯》；十、《壯飛樓治事十篇》；十一、《書簡》；十二、《拾遺》。另將有關譚氏生平的重要事迹材料，作爲“附錄”。

二、本書所輯，凡有手稿、手札的，都按原稿編入；如係當時報刊編入另有附語或異文的，加以校註說明；凡過去已經刊行的，一般都按最早刊本編入；凡係先在報刊發表，後經結集的，都按原報錄入，並將發刊時日註明於後。

三、東海襄冥氏“舊學四種”，成書原有先後，《遠遺堂集外文》初編成於公元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續編成於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餘均編於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因譚氏生前已經編定，今悉仍其舊。《遠遺堂集外文》原爲譚嗣襄所作，因它刻入“舊學四種”，又有續編，初編所收的三篇詩及書簡，對研究譚氏思想也可參攷，故不予刪除，僅將原附歐陽中鵠和涂大園所撰的《墓誌》、《哀辭》刪去。

四、《壯飛樓治事十篇》，曾在《湘報》發表，手稿則有重要段落的註文未曾刊佈，今據手稿排印，另將《湘報》發表之時日註明。

五、《書簡》部份，除譚氏生前已輯入專集者外，今將所見手札、印本統予輯入。原札未署年代，有的僅署日期，今略加排比，重

行編次。

六、《仁學》以《亞東時報》本爲底本，並將《清議報》本、《國民報》本對校，擇善而從，校註說明。原刊避諱缺字，也按《清議報》本等補出。

七、本書所輯，一般根據最初發表時所用標題，後來如有改動，在校註中說明；遇有原無標題的，如函札等，則由編者酌加。

八、本書所輯，均予標點分段，可肯定是錯字的，下加〔 〕號；對肯定是脫字的，下加< >號；並將正字、脫字註于括號之中。凡遇缺字，則用□號標出。

九、本書所輯，凡屬古體字、假借字等較難辨認的，一律改爲今體，以便閱覽。

譚嗣同全集

海鹽張元濟題



20794743

704743



目 錄

編者的話

編例

上 冊

寥天一閣文卷第一

報貝元徵書	(1)
與沈小沂書一	(3)
與沈小沂書二	(4)
報劉淞芙書一	(8)
報劉淞芙書二	(10)
上歐陽辯蘊師書	(13)
《史例》自敘	(16)
《仲叔四書義》自敘	(16)
記洪山形勢	(18)
劉雲田傳	(19)
代大人撰贈奉政大夫任君墓志銘并敘	(21)
城南思舊銘並敘	(22)

寥天一閣文卷第二

啓襄府君家傳	(25)
崇安侯壯節公家傳	(26)
新寧伯蓋臣公家傳	(28)
太傅新寧伯莊禧公家傳	(30)
新寧伯平蠻公家傳	(31)
逸才府君家傳	(32)
濬軒府君家傳	(33)
熙亭府君家傳	(35)
步襄府君家傳	(36)
紹泗府君家傳	(38)

海嶠府君家傳	(39)
忠義家傳	(41)
節孝家傳	(42)
《瀏陽譚氏譜》敘例	(44)
先妣徐夫人逸事狀	(52)
三十自紀	(55)

莽蒼蒼齋詩卷第一

潼關	(59)
雪夜	(59)
蘭州莊嚴寺	(59)
病起	(59)
秋日郊外	(60)
冬夜	(60)
古意	(60)
道吾山	(60)
江行	(60)
角聲	(61)
夜泊	(61)
別蘭州	(61)
馬上作	(61)
秋夜	(61)
老馬	(61)
西域引	(62)
登山觀雨	(62)
畫蘭	(62)
夜成	(62)
贈入塞人	(62)
和景秋坪侍郎甘肅總督署拂雲樓詩二篇	(63)
陝西道中二篇	(63)
蛻園	(63)
宿田家	(63)
洞庭夜泊	(64)